

文縣文史資料 文縣文史資料

(此資料仅供考証參考)

第七十五期

政协文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七日



老教师韩定山

——回忆我们的父亲——

韩其旭 韩其昭 韩其叶

(续前)

(三) 正直不苟洁身自爱；热心公益仗义解危。

之一：从军九年

“一九二一年我从了军，在管辖于凉州镇守使的西军分统部做书记官。后来西军改编混成旅，我改充第二团中校团附。在永登驻防八年”。（《自传》）

先是民初父亲应天水渭川道俊士考（包括天水以南十四县）名标榜首。（时年二十三岁为文县应考者中最年少者）虽不能说是一举成名，但在当时陇南读书人中确也是深为赞誉的。县中父老也引以为荣。适西军分统部管长马伟丞率部驻防文县。其人年青有进取

心，深恐自己目不识丁，不能有所发展。读书习文要求迫切。曾托县长丁佩毅推荐良师，于是丁向马介绍了父亲。马读书心切，慕名拜会。恳请教导。父亲感其真诚，应允授业，于是在小学校务之余，又为马担任私人教师。

这是个别开生面的教学。识字课从“人、手、目、刀、尺、木”始，讲授课却是《论语》《孟子》《左传》《诗经》等。父亲讲授深入浅出简洁生动。马虚心受教认真学习。数年后已粗通文史，能下笔成文。因此马对父亲十分敬重。极为信赖。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友谊。父亲对马的带军及个人生活，时加规劝。要其严肃军纪，约束自己，不扰民、不侮民。故马在驻文期间，军纪较好，未发生过士兵殴打百姓事（见文县政协文史资料中刘绍龄、张月秋文章）。

二一年，马部移防永登。马伟丞坚请父亲任职随军北上，俾经常得到教益。当时我家四世同堂，十几口人的大家，全靠父亲伯仲执教和办邮务的微薄薪俸维持，生计家境仍很艰窘，军中任职虽待遇较高，能带季弟璜去兰升学，更主要的是能再次走出群山万壑，在近省城处接触一些有识之士，对自己开扩视野研究学问有所裨益。于是应马之请随军北上，在永登一住八年。

八年中，父亲在文史方面继续努力自修，交识了名流康陶然父子，北大教授陈潜夫等读到不少《新青年》及《太阳社》《创造社》出版的刊物和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蒋光慈等人撰写的文章，引起了他对新文学的爱好，对国家前途和社会发展都有新的认识和

憧憬。写作工力日臻成熟。文稿中如《上晏海波夫子书》《复程海寰书》——论新旧文化。《张丁阳拉不楞设治记序》《陈综达墓志铭》，诗如《夜坐》及在莲花堡诸作，在思想内容方面都强烈反映出他反对军阀混战，关心群众疾苦，以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分析问题。阐述见解的认识能力。在艺术性上诚如程晋老所赞：行家里手不能易一字的作品。

在军中父亲着重调和回汉感情，增进民族团结。赞助马整饬军纪。在当地军民中信誉很高（解放初期，其昭在西北师院学习，有永登同学还问：“文县有个韩师爷——因马伟丞称师傅，当地人故称师爷——，是你亲属吗？他真是个有学问的正人君子，我县父辈们现在还常谈起他哩”！），

时马伟丞筹得款银三十万两，托父亲经管。几年中，父亲铢铄毕清，丝毫不指染。待一九二八年西军为甘肃省府解散（见甘肃省文史资料集中《河湟事变》）父亲以文章学问调省财政厅秘书时，马尚欠薪金一千七百余元（以后再未发）。父亲两袖清风一担诗书，只身来兰，下榻于财政厅中山楼。马伟丞因此对父亲非常敬重、感激。二十余年后信中还感念之情尚溢于言表。

厅长张永荣系冯玉祥将军部下，与父亲以文字相交，意气相投，对父亲学识极为推重。但许曰：“旧学不错，新识未足”。值冯自南京电召张，他约父亲东南一行。父亲亦希望去京沪等地能“接近名流，多读译书”。于二九年春，偕赴南京。中途遇冯阎倒蒋。冯

来郑州。父亲被委任冯玉祥廿九师书记处主任，后又调十二军军部秘书长。随军奔走，南京之行不果。“未能达到求学目的”。当时冯欲将所部调进潼关，集中兵力，再挥戈东进。父亲向张永荣进言：

“冯总军成员皆东南人，久戍西北，备极艰苦。好不容易才据有中原。现又西进，似非所宜。况陕甘土瘠民贫，今又大旱，灾荒遍野，实非大材植木发展之沃土。恐因士兵不习水土而影响军心”！张谓：

“冯总司令神机妙算，韬略在胸，此举绝无误”。但不久即有韩复榘石友三借口兵士不愿到陕甘而叛变附蒋。冯玉祥将军从此一蹶不振。当然，这主要是蒋介石收买了韩、石。但却被父亲不幸而言中。

行军中，父亲眼见中原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而军阀混战又无宁日。自己随军奔波初志未遂，深感厌倦。二九年冬即辞去军职，回归到了乡里。

是冬，白云匪部进文县骚扰劫掠。亲友劝父亲去碧口暂避（母亲携我们兄妹同往）。但生活无着。幸友人汪慰农介绍给谭义臣家做了一篇寿序，谭送润笔五十元，赖以度日。

之二：在兵来匪去中

二八——二九年，陕甘大旱，华洋义赈会拨给文县赈款数千元，此款受灾民众分文未见。白云来后，三〇年初，即着部下唐荣标将商会会长李可亭，士绅叶午亭捆绑囚禁起来，追索此款。并又把父亲和刘椿萱、梁锡人、徐朗轩、张秉臣等请去，要他们为李叶作保，担保李叶交出赈款。父亲外出九年，刚回文县，地方官绅如何勾结。

贖款去向何處，概不知情。迫于情勢，具結担保。豈知匪徒不但要書面保結，还把保人統統扣押起來。實行連坐！記得當時我父親也被拘押在玉皇觀（現一小部分校址）最後邊的一排土房內。我們隨母親去送飯從窗戶看見父親和其他人均坐在供奉三尊大佛的土台上。劉、徐等人，警懼萬分，痛哭流涕，飲食不進，父親則坦然而坐，象平日一樣安祥地讀書吃飯。事後聽說父親當時勸劉等道：‘這分明是綁票勒索，他們（匪徒）再不讲理，總是知情的。華洋義賑會的侵吞，與我們毫無關係。我們一介書生，家貧如洗。就殺了也拿不到銀子。這只是做給李叶家屬看，要他們快些交出贖銀而已。你越是懼怕乞憐，他越勒索得緊，且不必怕，只管吃睡罷。看他們能將保人怎樣’！幾天後，据说政府做會計的張秉臣拿出公款几百元，送给唐匪，父亲等始被释放。李可亭在唐匪离开文县时乘机逃脱，而十到署口向白云求救，被唐害杀，掷于白龙江。

就在这兵匪更迭，经费无着的艰难时势下，原教育局长梁锡人，誓不再负此虚名而担惊受怕，设育厅令父亲任职。他又不容辞肩负起教育局长之职。在万难中首先着手筹措经费。与官府力争，与豪绅周旋，‘煞费周折’。为文县教育事业筹集了常款，奠定了办学校发展教育，进行百年树人大计的经济基础（详前期文（二））。

附：两件小事

父亲任职期间，昭印象最深的两件小事

记不得那年，只见邻居年青人及孩子们都拿着与自己不一样的

课本，借来一看是叫《平民识字课本》，课文大部分是韵文，读起来琅琅上口，内容又切合小城镇的生活实际。如‘西风吹树梢，树梢摇又摇，西风吹树叶，树叶树下飘，我拿扫帚扫，扫回家当柴烧’。

“张小三，住村南，前有河后有山，不捉鱼便砍柴，不到天黑不回来”。比我读的小学课本有趣多了。我央告邻居一年青人借我两天。他说：“你这娃真傻，这是教育局发的。你父亲是局长，你去还要不来一套”？我立刻跑到东街商会（教育局在里边）向一个干事要书，他给我甲乙两套。我真喜出望外，兴兴冲冲的抱书回家。一进门就让站在台阶上的父亲喝住训了一顿，他说：“这书是发给失学的孩子们读的，你在学校里把小学课本都读不好还要这种书干什么？一点点大的人，好样子不学，占公家的便宜，再不待人教，赶紧给我送回去”！我只好低着头默默地又把书送回局里。

是一个春季里的一天，不知开什么会。把学生集合在县治小学的礼堂里，台上坐着父亲、王佐仁等教育界人士。他们给学生讲的什么，已记不得。只见王佐仁身穿耀眼蓝的新长衫。而父亲仍是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前襟还补了一个大补钉，台上父亲神态自若地给学生讲话，而台下十岁左右的我却感到羞惭而低下了头。心中暗暗埋怨母亲：“为什么还让父亲穿着这样的破衣服来开会，他还是局长哩，反不如小学校长穿的好”！回家向母亲说：“给父亲做件新衣服吧，一年四季穿补巴衣服，人家笑话哩”！母亲却说：“人家笑话的好，笑话不笑补”还说：“家有千万，补纳一半。你家

十几口人，全靠你父亲一人养活，连半文积蓄也没有，穿补巴衣服是本色，谁要笑话笑话去”！

顺便提另一件事：约是二七年秋天，一清早忽听街上人喊：“**▲安桂进城了**”！（土匪名字）母亲们携着我们兄弟匆匆出门走到房后西坡庄稼地头坐着（家里只二舅一人），只见许多^头缠黑帕肩扛长矛大刀的人，过我家门口纷纷走往十字街。后来有几人进了我家。到下午土匪走了，我们回家，只见父亲一木箱砚台倒得满院都是，母亲屋里几只旧箱子衣物倒了满地。却一样也没有拿走。二舅说这些人进屋乱翻一阵，全是破旧衣物，非常气恼。后来端起砚台箱子“哟！好重，才把元宝找到了”！抱到院子里打开来才尽是砚台。气得扔了满院。骂道：“这家穷鬼，装一箱石头哄老子”，恨恨而去。此后数年间，匪来兵去，街坊邻里时有被绑票的。我家却再也无匪光顾，这也是寒士家庭的一大荣幸吧！

是的！父亲厌倦军旅生活，辞职回家，依然两袖清风，身无长物。而家中几年来迭遭不幸。二叔早亡，曾祖母、祖父相继逝世，三叔又病魔，妇孺孤寡全赖父亲一人养育。他虽被任取局长，可连教育经费都无着落，那有个人薪俸之说。待经努力筹得经费后，父亲始参照外地定出小学教师月薪标准。教师八元三角三分，校长十二元。给自己（局长）定为十五元。试想十几口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要靠十五元钱解决，这生活该如何节俭又是如何艰窘？而父亲敝衣蔬食，甘之如饴，为县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乐此不疲。程明道先生

的诗句忽从记忆深处跃出：“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之三：罌花遍地

三九年父亲辞去碧口小学校长职，在家务农。

四〇年冬文县帮会青年一派勾结官府，策划种烟。翌年春初，父亲有所闻，即对好友汪慰农规劝说：“慰农，此事绝不可为，年青人胡闹，你应全力制止才是，若任其发展，后果将不堪设想。你我已是知命之年，纵不能造福后代，也绝不能明知故犯，使地方糜烂，造罪于百姓啊！”但汪竭力否认，春末，白马、马莲等山头，已是烟苗葱郁，罌花怒放之区。县府官吏装聋卖哑已不可能。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颜凤池为人鲠直偏执数次责问县当局，督促铲烟，并以县党部全体委员名义发电报给省政府，要求派军队来铲烟。电文有“文县罌花遍地”之句，父亲认为措词过于夸大。若因此省上派军队来，则大军压境之时，即文县地方糜烂之始。但颜执意不改，并误以为父亲不同意禁烟。父亲只好避居碧口，任其发展。结果真如父亲所料，省政府派岷县专员胡公冕带大批保安队来，大张挾伐，弄得地方鸡飞狗上墙。帮会分子演出杀人被杀的惨剧。汪慰农、王佐仁、徐朗轩三个老龙头逃亡四川。年余不敢回家。汪、王终于客死广元境内。真是家破人亡。而烟区老百姓及偷贩烟土的小商贩，则不知被盘查哨官兵丁勒索毒打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

因事情闹大，胡公冕极怒。官绅又相商，借碧口商人钱，与之贿赂以求了结。胡去后，地方一批头面人物又蜂涌而出，争相充任

收款委员，到种过烟的地区去收烟款，以偿还碧商借款为名，从中渔利肥己者又不知有几多。

父亲目睹这场灾殃，深感在“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浊流中，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弱小，自己纵有先见之明，苦口婆心思防患于未然，然终与事无补。对这生养之地的如此人和事，不免痛心失望。

之四：愿“度一切苦厄”

四一年秋，帮会分子在所城西城门因拒胡公冕警卫搜索鸦片，酿成聚众打死兵士之事。当晚军警全戒严，大事搜捕参予者。龙头任少甫被捕，刘霖（雨亭）从他家后墙跳出，顺西城根过西坡地，从我家屋后院墙翻进来，在晒场蹲了一夜，清晨家人起床知道后，父亲即招呼出来，安顿在后院厢房住下，好言安慰：“事已发生，不要过分惊恐。县城已不能留，且住一两日，待撤禁后再到外地避避风”。第二日晚让刘换了衣服，着人送出北门，从上城绕道逃出县治，避居远乡，始免于难（任少甫被杀）。

小商杨宝林亦因此案逮捕入狱，父亲了解到彼系肋从，且家贫母老子幼，为之向县当局力辨其无事后得以释放。

“四二年，赵秀峰以国民党第八战区长官公署副官身分回洋汤河探亲之名，与鲁大昌部驻武都骑兵团营长张英杰密谋反蒋。筹款购枪同张派的李副官，来碧口托中庙民团联防主任赵子厚代买枪枝，以建立武装，事为武都专员孙振邦探知。命县长李秉璋区长赵和卿在碧口诱捕了赵秀峰。父亲得知后亲自出面营救，李秉璋已承诺解救，后因甘肃农民暴动起义，陇南局势紧张，孙总密电李秉璋将赵秀峰

就正法。事出仓卒，临刑前军号响时韩老师方知，此事已无能为力挽回，当时即晕倒在椅上”。不久张英杰在武都率部起义。

“四三年以前，碧口的斗捐由伪区长赵相卿、指导员金用之等人利用职权，向县政府包下来，交自己亲信经营。从中牟利。周世俊、谭祖德、罗全璧等为了解决碧口小学经费奇缺（因物价飞涨）教师待遇过差，教学工作行将停顿的问题，请父亲赞助并由父亲向县府代碧口小学将碧斗捐包下来，成立碧口小学基金保管委员会，以斗捐盈利贴补教师生活及办公经费。由此赵相卿、金用之对周、谭、罗怀恨在心。四五年碧口春荒，县政府发放平糶粮数百石，调济贫民。赵相卿、金用之套购大米，准备运往四川出售牟利，此事为周世俊、谭祖德报告县参议会，赵、金受了批评。粮食就地平价出售。赵、金对周、谭更加仇恨。四五年夏，碧口区署没收了一些小商贩运往四川姚渡赶烟场的货物。有人写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贪官污吏”的标语贴在街上。赵相卿、金用之即利用此机会，将标语撕下向武都专员孙振邦密报，说是周世俊、谭祖德、罗全璧写的。孙即令赵于“七、七”抗战纪念会上将周、谭、罗三人逮捕，押解武都。情势危急，张锡田、刘绍龄派专人送信给父亲，请求营救。父亲接信后即同县参议会议长张海观，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李文敏尤新民共同两议，分别发出电报向专署、省政府和在兰州开会的县党部书记颜凤池，吁请“周、谭、罗案有冤情，详情另有申诉，祈请详查，慎办”。父亲又给省参议长张鸿订和颜凤池去信，说另

冤情，保证这些人决不是共产党，纯属维护地方利益，得罪当局，致蒙冤狱。后经张鸿订说情，颉凤池具保，由省主席谷正伦电示孙振邦，方得无罪释放’。

“四八年罗全璧由陇东山区去解放区联系工作，在红白交界处为国民党哨兵抓捕，作为要案急报兰州。程海寰急赴陕西城固。一方急函父亲求救，一面给谭祖德、刘绍龄信，求汇款资助，谭卖了三包党参，由刘绍龄从广元邮汇城固，父亲当时急请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解救，经丁斡旋，案情转轻，由一兵将罗徒步押解兰州……。罗候机逃脱，潜赴兰州。深夜叩醒父亲居住地，父亲给了他四十块白洋，罗始潜回西安脱险’。

（以上引号内三事，摘自刘绍龄、谭祖德所写《韩定山老师生前事迹的补充资料》一文）

武都孙铁峰，原在冯玉祥部任职。二九年曾与父亲同路由西安经汉中回家。后在国民党一六五师当团长。四七年攻延安时被解放军击溃，只身偷跑到兰州。寇永吉当时到陕北慰劳胡宗南军队。向胡报告了孙逃跑在兰州事。胡宗南即电甘肃省主席郭寄嶠押解孙到西安，将以军法论处。武都同乡李剑夫等托父亲解救。父亲就给胡宗南的机要室主任王微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请从中解围，从宽处理。后孙果被释放。49年孙在舟曲起义后，在地区专署任职，这已是后话了。

碧口小学教师邓雪樵，不知怎么老来弃教从政，当起碧口镇长。

自己又不会当被人利用，在贪污中拖下水。四五年吕铎来长碧（吕铎是彭之琦的亲信）。邓交代不清，被吕囚禁，追索甚急。邓无力退赔，亦无人为之缓解，学生覃祖德悯其苦，待寒假父亲由兰回家，即央请父亲出面说情解教。父亲与吕素不相识，但念邓雪樵虽因不辨是非，陷入政治泥淖，有亏教师气节，但其人教书大半生，穷愁困顿，亦属可悯，遂以老同学蔡晓霞与吕有情谊，向吕致意，^对请邓加以照顾。由是邓乃得出狱。

铁楼乡肖家山有肖汉英，其祖医生，医术颇精，活人甚多（见《文县耆旧传》）至汉英已纯以务农为业，家称小康。六九年其昭被遣送至铁楼旧寨。七〇年在一次修路义务中遇到肖汉英，他知道我是谁的后代，不怕批斗风险，深情的说：“老韩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辈子忘不了”！我请详其说，原来约在四三——四四年间（具体年月我记不清了）春天？一个保安队长或警佐之类带几个背枪的去魏家咀肖家山一带巡查，意在发财。在肖汉英山地找到两棵漏生烟苗。这个县衙小吏正中下怀。立即把肖汉英抓来，鞭打一顿，倒吊起来进行敲诈、勒索，要他交出烟土若干两。不然将以种大烟罪枪毙。吊了一夜，第二天适逢父亲去魏家咀探亲，听到乡亲们说此事。父亲不禁义愤填膺，立即给此恶吏写了一封信，信中援引禁烟条例：“对漏生烟苗不得以违禁种烟论罪”为据，对其目无法纪，敲诈勒索，鱼肉乡里的恶劣行径以严厉批评。并责其速将善良农民释放。肖汉英说：“我在吊绑得昏迷不醒时忽然得救，而恶

人象狗一样夹着尾巴溜走了，这真是我梦想不到的大幸事’！

之五：“安得广厦千万间”

“父亲一生，忠于教育事业，培养了很多青年学生，疼爱扶植中青年知识分子。如程海寰、赵秀峰、尤新民等人，他都尽力关怀帮助。对老年知识分子程晋三先生的尊重关怀更是无微不至。程晋老于三七年由省城回文县，其子程海寰在外乡从事反蒋革命活动。对老人很少照顾。老人生活拮据。父亲在全县发起为老人捐资祝寿。以所集资金解决老人晚年生活。抗战胜利后，法币贬值，物价飞涨，老人生活日渐困难，父亲又以与周世俊、谭祖德、刘绍龄等师生情谊，安排他们从碧口斗捐中每月支付小麦接济老人生活，直至解放”。

“父亲在三十年代初期，约碧口富商谭义臣、许玉如出资，在上海刊印程晋老所着《甲后吟草》《焚余集》等诗集”。

“我县先贤何宗韩先生（字桐藩）是清雍乾时期有名的江南学道，著有《何桐藩蜀游日记》。但身后衰落，后人不知珍惜。父亲从何家残垣断壁中寻出残缺零散手稿。拿回家经多日整理补订，自费石印成册，保存了此项文献”。

“丹堡杨永年是清末举人。民初任过碧口警察局长。为人忠厚，不善理家，后人无能又嗜大烟。老人生前曾向父亲叹叙，担心己尸骨难于还乡。杨老死后，停柩几年，后人未决心迁回。父亲约友好学生捐资雇人送杨灵柩回乡安葬”。

（以上引自刘绍龄、谭祖德《韩定山老师生前事迹补充资料》）

米 米秀石是文县清末进士。在东北做县令数年，卸任后寓居兰州。民初客死兰垣，不能归葬。父亲深悯之，二三年父亲由兰回家省亲，适碧口张子仪先生至城开会。父亲为张介绍米之情况，请资助，张慨然解囊，赠银若干。由是趁海观舅祖回文之便，“得运其柩，俾还葬于故阡”（见《文县耆旧传》及文稿《书节孝米母任孺人》）。

张海观老先生是父亲的舅父。在青海从政多年，廉洁奉公，清操自守。三五年返里。宦囊萧索。祖屋破败无力葺治。父亲把我家祠堂南侧，曾祖父时修建的一所房屋腾出来，请海老舅祖全家居住，直至土改。

热心公益，敬老尊贤是父亲品格的一个方面。

玉垒关大桥，文县所城南门外白水江上的大桥，均年久失修，民初迭遭兵匪之燹，败坏倾圮，不能过人。三十年代时局稍稳，父亲即向各方呼吁募资修桥，亲自到深山峻岭勘察木材。如螳螂山、尖山、八盘山等处都有他勘测的足迹。玉垒关大桥是他和汪慰农、袁清杰负责经营修建的。白水江大桥，待筹到资金，成立了修桥组织后即请他人主管经营（由海老舅祖经营肇划竣工）。

中寨华庄坝，父亲在四十年代初，即亲自去勘测过。写了书面材料，通过县临参会提案，建议县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人力进行开垦。在当时社会形势下，官吏们争相以权肥己。谁肯重视此纯为利人的书生之谈！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华庄坝荒滩已开垦，建成良田万顷华屋栉比的村庄。父亲的美好愿望业已实现。在天之灵亦

当欣慰了。

四五年省教育厅有在文县天池修建大学的计划。应县府请父亲不顾严寒爬山涉水，欣然去天池实地考查。详为记述，以供当局备考。并作七绝二十八首。其一：“怪寒踏雪未容辞，老子婆娑岁暮时，不负兹行几纸履，待看鹏运起天池”。其二：“池外孱羸最不齐，寒烟衰草共凄凄，有人愿力深如海，要种高梧引凤棲”。可见期望之殷切。惜乎四五年后，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国民党政府存亡尚顾之不及，那有心思办大学？严酷的现实终于负了父亲婆娑之行。

再如文县县志事，父亲一直认为旧县志简陋陈旧，已不适应时代需要。应组织力量重新编纂，待程晋老三七年返里，父亲即建议县当局，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请晋老负责，每月从县府给晋老支领小麦数百斤，这样一方面解决晋老生活问题，一方面借重晋老文才，为编纂事做准备工作。如制定体例，收集资料等。自己撰写了《修志私议》一文，寄省上方志学家张鸿丁请教正。张先生读文后非常赞赏（此文现存省图书馆）惜限于当时主客观因素，父亲修志之志未酬。

之六：风雨如晦

王微是胡宗南机要室主任秘书，文笔甚好，自恃甚高，在军中不轻以文章许人。三十年代初在碧口见了父亲所写文章却大为赞誉，认为在西北文士中具有如此学识和写作水平的人，实在少有。遂结

为知交。自碧相交至随胡宗南坐镇西安，辄有信来，教邀父亲去。王想仿清末王闿运撰《湖军志》故事，为胡宗南编写军史，教请父亲主笔。父亲痛国事日非，对蒋胡辈主国主军日益反动，深为反感，坚辞不就。

四九年全国解放在即，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陇南分署主任赵龙文，在武都尚装腔作势欲负隅顽抗以作垂死挣扎，给父亲长信以曾国藩左宗棠幕府人才自许，邀父亲“出山辅佐”。父亲托病坚辞。是年秋后，要父亲“共挽时艰”。父亲坚决拒绝（后武都焚洗献就任）。

文县解放前夕，赵龙文犹派亲信王愚甫来文，于 月 日晚，挟持县中官绅（保长均在内）在县城隍庙插血盟誓，成立反共组织（布遍全县）令反动到底。当时只有父亲一人峻拒未参予。

三十万银两在握，不为不富；“上校少将”不为不贵。父亲却视若粪土，弃如敝履。匪兵胁迫，不谓无威武；贼匪搜括空无所得，家无宿粮，卖文糊口，不谓不贫贱。父亲不畏强暴不计安危，凛然冷对。自甘清贫，守身如玉。

父亲不是完人。可完人是什么模样？历来仁智不一，实难描绘。现实中也绝难找到。但一个真正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该是无负于国家，无愧于人民的。父亲以自己的行动，切切实实做到了。

（四）迎接解放

四九年冬，兰州、天水、岷县相继解放，赵龙文在武都还作垂

死挣扎。在他逃窜四川前夕，还叫电话给文县县长王泽勉，要他“带上军民上山去打游击”。王眼见大势已去，“打游击”之说，不过是自欺欺人。于是连日召集县中人士，相商如何应付当前局势。人们各有所思，莫衷一是。父亲力主起义，劝王率仅有武装力量投诚。王同意，并推举李德模等人去宁寨与解放军联系。至石坊遇张庆余卸解放军之命而来，共回城。经商榷决定：文县军民共同欢迎解放军进城。

解放前夕，父亲即将所有地契全部检出，家中余粮及日用器物，清点列表。待县人民政府成立，即主动送交政府。无条件放弃土地典权。并首先缴清公粮，交清公债。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军，拥护共产党。土改时虽在群众运动矫枉过正中，将我家四十五亩田土，虚夸扩大几十倍，并将土炕、驴槽、猪圈挖掘几尺深，寻找所谓金珠宝器，但皆大失所望。复查中证实，父亲最初所报财产清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今天我们提这些，只是想说明三十几年过去了，时间再次证明父亲当初是如何诚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的。

土改后，人民政府把我家唯一的财产——图书近万册，留给了父亲。并将原来的一间书房留作藏书之用。后来父亲将图书全部捐赠国家，（五六年省图书馆用汽车从文县运兰）房子也没有要。

（五）壮心未已

五三年定居兰州，父亲专住文史馆。只回家吃两顿饭。整天在